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二十

烏程 孫梅 輯

序十二

先師韋編三絕翼贊前經文言櫟括乎乾坤序卦發揮乎爻象此則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詩包四始大序與小序並傳書總百篇古文與今文同錄使非先賢載筆史臣大書比興奚自以灼知遺佚何由而徧考或謂詩序可存而書序可刪者非也迨元凱發明五例荀爽撰輯九師景純退黜六家康成針砭三傳此則儒家者流詮述大意者

也子長作史序亦多途書分爲十鋪陳政典表列爲八稽核世年班范迭乘沿繼一體酷吏游俠創例必書黨錮獨行微詞別著六朝而下闕文罕見序說非長敷義尙侈腴言勿翦若乃詳家世而陳緣起新凡例而綜全書則司馬氏自序亦序之一格也孟堅敘傳實踵斯作子雲相如因自序而爲傳靈均敬通卽騷賦以敘懷彥和序志夢執丹漆以南行子元自序恐覆轡而泣血修名不立沒世無稱哲人君子所兢兢爾嘗攷文心論列諸體獨不及序惟論說篇有序者次事一語豈以序爲

議論之流乎夫序之與論故屬懸殊序譬之衣裳
之有冠冕而論則繪象之九章也序比于網罟之
有網維而論則鳥羅之一目也文集之有序也自
元晏嘯揚三都紙貴厥後昭明感於五柳義等式
廬滕王美彼蘭成榮同置醴而彥昇述文憲之作
旣大類頌文載之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玉臺
新詠其徐集之壓卷乎美意泉流佳言玉屑其爛
熳也若蛟蜃之嘘雲其鮮新也如蘭茗之集翠洵
足仰苞前哲俯範來茲矣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
季氣軼漢京義山灑穠芳而削藁于前滎陽奮健

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
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若乃蘭亭志
流觴曲水之娛滕閣標紫電青霜之警此宴集序
之始也悲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之銷魂此贈別序
之始也今我不樂烟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
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焉何以處我珍重臨
岐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
長焉其他支流派別百種千名撫絃操暢先籟新
聲顧曲徵歌迭翻雅引序誠多方也矣敘序第十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于詩序而書序左傳
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
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

辭學指南

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梁
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
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
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
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
薶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水經注

王融傳上幸芳林園稷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
富麗當世稱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
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齊

書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

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麟自

擾嘯虎遵仁陳弇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笋

山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按甘泉自湧
四語與藝文

類聚載梁元帝
孝德傳序同 金樓子

余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

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按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

帝懷舊 同上

志序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德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同上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同上

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難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迹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蹕處則憑玉負屐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剋斯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

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胷見款赴焦爛
於危年甘滅亡於背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
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諒白刃先指見
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

同上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
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
之道進危途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
途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同上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
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
嚴霜之誅袁宏畱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
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
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
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
盛頗愧前賢而盼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
歷維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王六
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

忝蒞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
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
爲丹陽尹傳

同上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言全德不刑呂覽
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
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轂
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據掌復使要
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
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
人咸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

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
琴承睫淚下中山聞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同上

懷舊志敘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
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
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真長之
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羣公爲
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于是駐伏熊迴駟

原缺命一字

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

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

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同上

贈祕書監顏元孫撰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
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
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
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
爲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譌頓遷歲久還變
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
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
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
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
閑暇方契宿心遂叅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

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千祿字

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

不復廣出

謂念及氏回自召之類是也

字有相亂因而附焉

謂彤彤先究禕

禕之類是也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

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

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

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

所謂正者竝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

策碑碣將爲允當

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

有此區別

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

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

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
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干祿字

書

張說作上官昭容文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有
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
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
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
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一作可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
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
黎乂安動則蒼忙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

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
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
登崑巡海之意寢剪吳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
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
流于來葉非夫元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
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
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同游東壁共宴北海
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山上
聞天子求椒房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

全唐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
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
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
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
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
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
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
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
贈行

同上

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元以論示尙藥奉御呂才才

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才辭屈禮拜

酉陽雜俎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彦周詩話

徐陵玉臺新咏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山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臙脂或臙脂字

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胭脂溼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竹坡詩話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

縹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
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於賦
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
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屋眺飛霞鮑照云繡
裳結飛霞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

攷古質疑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不入文粹世
多疑之遯齋閒覽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絃語
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
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
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蓋右軍承前人之

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
之文或者謂時維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
此與絲竹管絃同一病也况豐城劒氣上衝斗牛而星
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考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
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
令節都督旣於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
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
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
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譌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
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地理志楚地翼軫

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謂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率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母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同上

張孝曾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暨檜殞忠宣少師二公如生

故曰知性知命則知天矣

浩然齋雅談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金昆玉友無復二
難鴻筆瓊詞有華三絕繡篋中之遺跡附冢上之豐碑
解白墮之嘲倏焉隔世圓朱袞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
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尙襲藏於手澤期光紹於寶章
白墮朱袞皆益公題跋
一時實事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
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
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宏以青冥之期詮品

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
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
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山谷題跋

春游詩序云誇柘彈於禽林競韓盧於獸苑

女紅餘志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惟瑯琊之派最盛皆導
之適派也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
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
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
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

野客叢書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

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
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緇荷漸歇曰緇衣將
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
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
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
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
文選及晉宋間人往往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
也陳子昂曰殘霜將落日交輝遠柳與煙霞共色曰新
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

同上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

有二章復受轉丸法篋三章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

辭飛針伏其精術 困學紀聞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同上

周書王會東越海食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同上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

蹲龍立如牽牛

同上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

古未有對者

同上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同上

上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同上

汪藻字彥章孫覲序公文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自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闕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不朽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徇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

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
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公之文所謂闕麗精深桀
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聖賢之書
屬而爲詞章如陷土炭嗜昌歎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
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理亂
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
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歌者必寓之
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
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
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鍾萬石之簴叩之

輒應愈卽而愈亡窮何其盛也

宋名臣言行錄

黃太史詩云綠荷萋萋稍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萋萋爲蓮花夫萋萋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萋萋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序云玉池清冷紅渠萋萋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萋萋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

麴陽閒評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

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
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
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
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醅情涯殆
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襞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
命燕玉以撫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
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按梅苑序云莫不抽
毫遺滯襞彩舒衷

碧雞漫志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
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

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
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
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
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
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
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
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
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

湛淵靜語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

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
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
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
同塗俱不及矣今覩淦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
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備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
木百年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扇姑蘇懷古云歌舞
一場夢煙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引成興歎之詞書
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劒病起憶江湖詩入興歎時政
如何賦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涼風一夜生乃景清虛
真風迴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心

匠所到景致尤疎落花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阻
公子歡動旅人感寒江暮泊寄左偃云煙火人家遠汀
洲暮雨寒詩人之作客况淒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
氣逼書帷廬山句谷春攢錦繡石潤疊瓊琳比興之言
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
一場虛明徹曉寄劉鈞云閒花半落處幽客未來時得
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肺腸難述懷想
可知訪龍光謙上人云相畱看山雪盡日論風騷見請
道之相於望寒山之不舍又七言宿廬山白雲峯重道
者院句雲開碧落星河近月出滄溟世界秋又海上從

事秋日書懷句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
夜泊寄詩友魚龍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
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
陵青山樓有感句千里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
訪洞仙宮不遇邵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
立多時憶溪居句杜若菰蒲烟雨歇一溪春色屬何人
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
螢影夜潛疑曉起茶烟朝出認雲歸衆目所觀他心不
到春暮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暮落花重叠葢莓苔
惜春眷戀不忍掃感物心情無計開贈王道士云槎浮

海上波濤濶酒滿壺中天地春論元酒太羹常徒有愛
述神龍真虎賢者則知公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
命以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
一宰于淮西獲安家于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
載被朱衣猶思丹桂乃爲言曰且名隨榜上者衆藝逐
雲高者稀今之人祇儔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
者哉公理淦民飲淦水清白著矣歌詠興焉况今賢爲
寶以禮示人必當閭籍將書清庭卽踐愚生於邂逅得
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澄江如練對滄洲而援筆之麗
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言一百篇目曰碧雲集癸

酉年八月五日序

孟賓於碧雲集序

王右軍蘭亭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
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
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
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閒無天朗氣清之時王右軍此筆
蓋直述一時真率之令趣耳脩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
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
詞並爲春閒華麗之語以圖美觀也

野客叢書

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會神道莫知而緹縵
曉披旣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

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
學星文多厯歲稔海中之書略加尋究巫咸之說偏得
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攬羨門
五將亟稱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於周王白雉之
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北極之山卦有密雲
能擁西郊之氣文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眞解談
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梁元帝洞

林自敘

唐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賦序云臣才非馬融位叨
麟閣屬祕書監博陵崔公畫鞦韆障而得一觀皓齒蛾

眉徧於後庭鞦韆之觀樂焉

文苑英華

呂溫地志圖序云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黨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同上

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

文苑英華辨證

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記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黠戛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

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馮氏曰此序規模並遵來示也

同上

顧野王爲虎邱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

太平寰宇記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

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鑑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大唐

新語

鄧王從益出鎮定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賦詩自爲序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馬

令南唐書

陶晟號州人終於荊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叙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

司馬參戎間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之境遠皇猷

者五十有九年

自昭宗東遷歲在甲子至聖朝壬戌歲五十有九年矣庾子山詩云秦華二境

間皇猷遠南夏

比已亡失數句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

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鯨

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

洛陽舊聞記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而益籌

類物之善惡者著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序亦云夏后

之迹靡列於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亦爲禹初書

矣續古叢編

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

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
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

鶴山

題跋

路州張希元司馬集序魯宮遺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
萬言暗識三篋且如落猿磴兕之巧顧鵲迴鸞之妙詳
諸別傳可略言焉

張燕公集

林魁金陵辨唐指京口曰金陵杜審權自潤州除尚書
右僕射制曰頃罷機務鎮于金陵駱賓王送閭五還潤
州詩序云言返維桑修送指金陵之地如此不可枚舉
蓋當時江寧句容俱隸潤州故也

上元縣志

慶歷末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
祿公致仕畢世長兵部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
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

澠水燕談錄

附 睢陽五老圖詩并序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却貴勢而躋遐耆白首一節人生
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
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
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
公故衛尉河東畢公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
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

怡然自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今圖識相傳以爲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明逸遊公之門久矣以鄉關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謠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杜祁公詩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也睢陽爲故事何妨列向畫

圖看

事文類聚

薛田河東人知益州有成都書事一百韻并序金躔粵

壤玉壘名區風物尚饒曠古稱最儼守茲職任五年再
至初則木牛流馬馳八使以均財次則皂蓋朱幡奉一
麾而作鎮歷覽勝異慷慨興懷古人曰非感發不可以
言詩非聲詩不可以導志故言成志激流爲美談偶因
公退輒作成都書事一百韻止陳乎益都事蹟罔暇以
外景加諸庶幾謬發於斐然詎敢芳揚于作者

成都文

類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
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

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
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
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
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
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
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
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
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容齋三筆

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案文選江淹
詩序云蛾眉豈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

于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

藝苑雌黃

四六叢話卷二十

畢

四六叢話卷二十一

烏程 孫梅 輯

記十三

記者文筆之統宗經子之徑術夫渾噩煥郁史包
四代之文征範貢歌書標七觀之美體則角立記
乃無聞說者謂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
鳥策篆素兆啟軒義蘭葉芝英道光姬妣東觀紀
事學洽於見聞孔子三朝理苞夫識緯曲臺肄禮
襲經典而尤尊冬官補以詳軌文而更與文之有
記於是著矣竊原記之爲體似賦而不侈如論而

不斷擬序則不事掄揚比碑則初無誦美陽羨風
土堪列職方荆楚歲時宜增月令默記徵一代之
傳鄭記守一師之說提鉛握槧同衮鉞於春秋書
笏珥彤搨言動于左右蓋自漢以上抽聖人之緒
而半入於經自漢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
嘗攷蕭氏文選有奏記而無記劉氏文心有書記
而無記則知齊梁以上列記不多雖蓮峯菡萏時
有述征源水桃花茲惟招隱偶爾涉筆匪以立名
若乃趙至八關之作鮑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於
桐廬士龍吐奇於鄧縣莫不摹山水繪烟嵐列土

毛覃海錯跌宕以行吟迤邐而命筆實皆記體曲
被書稱假尺牘以寄才情因懷人而蜚藻思抑獨
何哉記之盛也則洛陽伽藍是已以彼顧瞻漚澗
屬意琳宮揆彼土圭興言玉步占塔鈴之語風賦
相輪之耀日外以彰彼都之奢儉內以誌舊邑之
興衰情深而意態翩跹筆妙而鐫鐙飛動集茲衆
美蔚爲大觀自唐以後記始大鳴柳子永州八記
追躡化工獨開生面大放厥詞昌黎所歎其實擷
騷辨之英華陶班張之麗製自選學中來也然則
融古文之迹挾今體之詞平泉標花木之奇甫里

志泉石之美如退之雜畫記入徐庾之手筆豈不生妍妙於秋毫皇甫絳守園池記投枚馬之鑪錘亦猶馭跼蹢以鞭轡也有宋諸子厥體尤繁格律不無旁侵波瀾更爲壯濶或於入手敘事而後始發揮或於結尾點題而前多布置有出處事少宜於鋪張有出處事多妙在翦截此則詞科之習蹊而非文苑之高蹈耳叙記第十三

紀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城金滕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

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倣此若今題則以承詔撰述者爲式

辭學指南

東萊先生曰作記有敘其事於首者如宮殿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類先說在頭一段然後入爲之記曰云云周子充漢未央宮記首云漢高皇帝云云八年丞相蕭何始治未央宮云云是也有敘其事於尾者如詹叔義漢城長安記末云城肇功於元年正月已事于五年九月云云爲門者十有二南北則象斗形云云洪景伯唐勤政務本樓記末云樓成於開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

同上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贈所謂格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尙文是無意也須就題立意方爲親切柳子厚柳州學記說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此兩句便見嶺外立學不可移于中州學校也所謂語贈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老蘇兄渙字序說風水一段是也雖欲語贈而不可太長

謂專事言語

不可近俗

如青編中對聖賢語黃卷上與古人遊之

語皆

不可多用難字

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同上

又須作一冊編體製轉換處不拘古文與今時程文大

略編之如喜雨亭記亭以雨名志喜也柳文宣王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似此之類此作記起頭體製也
歐公眞州發運圖一作記中間一節此記中間鋪敘體
製也柳萬石亭記附零陵故事之類此記末後體製也
同上

西山先生日記題有出處事多如唐折衝府者出處事
少如漢步壽宮者事多貴乎善翦截不然則繁冗矣事
少貴乎鋪張不然則枯瘠矣同上

記序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爲
工而忌浮靡纖麗同上

唐遣客省使嚴永賧入蜀軍以窺虛實其笏記曰伏自
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迺遷於東
洛誅殘南北焚焚宮闈雖列藩盡是唐臣無一處不沾
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
恨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幾迫發心鼎熒然
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
陣交鋒雪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汝水搏王彥
章於馬前旋汜關斬朱友正於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
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領
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

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烈也

幸蜀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案李肇國史補
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燭擁馬謂之
火城

希通錄

張芝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
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
亦用賦體

後山詩話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
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

拱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尙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尙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元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

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船陳
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
坡超然臺記其略曰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
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遜
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
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
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
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
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
之風

野客叢書

案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亦有此一段文意
是又在習氏之前

唐李商隱修華嶽廟記夫華嶽者在西之宗鎮正基周
秦之墟仰蔭星井之曜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而養物
其狀也則削成萬仞秀出雲漢芝草植于其庭醴泉流
於其下連帶岡阜跨抱原野谷雲所潤則土爲神區膏
雨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宮府物類之所歸
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岳之壯麗是以神明居其宅游
仙萃其宇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義載在虞書
秩宗之禮列於祭典大唐應期承天受命紹重基於萬

世聞皇風於五葉敬神炳靈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衆
祥並應致治太平灾害不作自非誠之所感孰能臻此
開成元年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太宰征東大將軍遼
西王遼西常英冠軍將軍禮曹尙書河內公河內荀尙
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勒侯尼須薦以三特建立殿廟造
作碑闕庶使明神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尙稱之於
時立一惠於物尙咏之於世況至公配之於兩儀仁澤
濟之於生民稽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史臣爲之頌曰
奕奕西嶽實曰華山基洞水府峻極於天跨原抱阜包
谷懷川幽壑澄澗虛岫揚煙峭嶸空籠茂林重邃吐納

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有攸利神明是居游仙是
庇巘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潤澤無窮
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均微猷朝咨上宰違茲靈宇正
以準繩參以規矩材用不愆顯章有序庶幾神居永寧
其所

華嶽集志

案商隱此記樊南甲乙集無之獨見於華嶽全集爲
諸家蒐羅之所不及

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
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
文也

談苑

若蘭迴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寶連
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
波之悔過

山谷題跋

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墮川劇談曰曲江本秦墮州
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歐陽詹曲江記其略曰茲地循
源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坎窞窮瀕洞生泉
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濬川鉤結盤
互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蕩惡舍和厚生蠲疾涵虛負景

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得其樂矣

遊城

南記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
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
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
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腐談

席上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眞若
劒鋌誦子厚詩知海上多奇峰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薌氣子厚

夢得皆善造句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
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礫亦妙語也

同上

雲陽記曰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漱灑
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定中朱明盛暑當
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
暑之處

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十一 畢